杜詩闡

杜詩闡第二十五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五

同學王日琛湘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秋至二年春

詠懷古跡五首

五首皆夔蜀古跡詠懷古跡者有懷古跡詠之也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二句總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鄉關六句申明支離漂泊之由結以庾信自況

懷庾、、東北齊趙諸州我少年曾遊其地今一至風
塵支、、難問矣蜀在天地西南漂泊於此夫豈得已西
南大、、峽我今漂泊一若三峽日月可以久淹若西南
有五、、我今漂泊一若五溪雲山可與共處者然所
由六、、東北支離耳追維亂原始於祿山當時明皇以
祿山、、不足患不知其事主終成無賴東北支離職此
故與、、山故鄉豈不思歸無奈詞客哀時未能即還西
南漂泊長此安窮也于詞客哀時者有庾信傳信遭侯
景亂奔江陵將宋玉宅其平生意况最為蕭瑟至暮年
動鄉關之思託諸詩賦哀情洞徹信今日亦聊借詩賦
一遣旅
懷而已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
條異代不同時以上可知者悲秋之情江山第宅空文藻雲雨荒臺
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以上可疑者作賦之指

懷宋玉、　宋玉九辯首句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
搖落而變衰亦[illegible]大識也此意惟我深

知耳屈原固宋玉師也玉之風流儒雅亦我千秋以下異代之師我悵望其人空一灑淚蕭條之離似恨不同時夫宋玉可知者悲秋之情乃宋玉可傳者作賦之情彼高唐神女兩賦宋玉文藻亦宋玉夢思也今江山故宅文藻空留雲雨荒臺夢思何在知宋玉者以為此宋玉文藻不過托之夢思不知宋玉者以為真宋玉夢思豈而形諸文藻最可異者楚宮已泯滅矣至今舟人過此猶指高唐神女之遺跡疑當年果有此事者為師悲秋之意我深知之為君諷諫之指到今疑之事之可用者人未必知事之無可疑者竊竊然疑之獨宋玉然哉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六句明妃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懷二

長明妃荊門一路嚴壑爭趨山川明秀毓人誕焉明也此生明妃村至今尚在向使不入深宮長為村則春風之面索到紫臺夜月之魂不留青塚不恭紫長之村長辭矣青塚留生長之村不堪回首矣

宜其去春風之面不可復使當作春風之面果[illegible]然識亦何詳有紫臺之去乃元帝草草按圖不復辨其貞与春風之面亦畧識耳及其死夜月之魂未嘗不歸使當年環珮之魂不出深宮亦何必有魂歸之事乃明妃死不忘漢惜漢家不墳之生前月夜之魂亦空歸耳凡此皆明妃所怨恨者此怨恨之情明妃不能自陳猶賴千載下詞客發人憑弔追賦如明妃怨明妃曲諸樂府其怨恨之情分明傳出使當年始終為漢之意亦不至滅沒也〇琵琶本胡樂明妃未嘗有彈琵琶出塞事惟石崇王明君辭其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曰送明君亦爾若送者自彈琵琶耳石崇辭曰殊漸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石崇體明妃意以為琵琶詞其中怨恨歷歷分明故曰分明怨恨曲中論按明妃傳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明妃上書求歸昭帝敕令從胡俗環珮空歸公非虛語

蜀主窺吳幸三峽發感在此一何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公自注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注殿今爲寺廟在宮東）一體君臣祭祀同

懷先主 當年蜀主幸峽本爲窺吳之故豈料喪師後即崩永安先是蜀主爲陸遜所敗於秭歸步還魚復改爲永安崩亦於此良可歎也當蜀主伐吳時魚復秭歸之地連營七百里旌旗蔽空今翠華何在但想像於空山耳玉殿何在亦虛無於野寺中耳然杉松之上水鶴猶巢伏臘之時村翁尚走况武侯祠屋近在宮東雖一翠華杳渺玉殿虛無瞻仰武侯君臣如在其祭祀亦一體不殊也○先主以孫權襲關羽東征三吳爲吳將之陸遜所破當時孔明謂有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征之語胡致堂亦言之漢主與關張久要深契關爲吳所擒若不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將出師可也乃以萬乘之主持敵蹈乎卒爲後生新進所鬭况吳蜀唇齒不當相圖此詩窺吳二字便見出亦非正詩意深漏之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六句孔明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二句

此孔明。三國多人才惟諸葛爲漢宗臣耳遺像清高今想見當諸葛居南陽時吟梁父名臥龍其清高之致飄飄然如孤雲野鶴迥出塵表至先主三顧許以驅然綸巾羽扇清高之致始終不改三分割據之籌策未出草廬而已定既而從容展布不出乎此人見其爲材豈知有無容急者斯人也其爲清高眞雲霄中一人與不獨非張子布魯子敬可及并高于徐州平龐士元一等擬之於古始伊呂非蕭曹也諸葛以管樂自況謙也陳壽以蕭管亞諸葛妄也夫諸葛以伊呂才指揮天下何難西滅魏東破吳蕭曹何足比數惜乎指揮未定耳大抵可爲者人難回者天欲成者志不可必者運諸葛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料蓋大運已移漢祚難復志雖決身已殲軍務之勞聊報先主於地下云爾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頻見示滿目一慘惻 四句總挈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

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

[illegible]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

[illegible]感清識 草書 以上詠 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

不獨觀酒德 四句見示

[illegible]之生也草書散落珍惜尚少斯人亡後難得今之見

示使愴生矣但覺悲風起微綃之間古色觀萬里[illegible]

耳其筆勢之動如羣玉鏘鏘而搖曳其筆勢之直如羣

松落落而挺節其筆力聯絡若連山蟠於楮[illegible]

[illegible]放若溟渤漲於行間有練即書何其勤也臨池盡墨

[illegible]其[illegible]也當其壯年止以俊拔爲主及乎晚歲更思[illegible]

記畢出張旭以前有王羲之羲之而後但有旭耳於吳人為東吳精稟東吳之逸氣作龍蛇之草書凡目者誠莫不感動而公為饕食都忘也夫旭之草書多於醉後醉後能書是亦酒德然使人珍重若藏念揮毫之妙耳豈但觀其酒德以醉而能書為神哉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四句總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四句爲畫鷹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才百中皆用壯六句感往事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二句挽書鷹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兎會是翻鞲上四句托感

開元中馮紹正以畫鷹傳楊公畫扇非出紹正乃狀況
若得真傳此扇上鷹其姿嬌異各日殊絕其心清絕各
有所向以擬其狀千里馬禁而不前以言其氣萬人將
能堪與敵論傷如此因憶真贋明皇太平時常於冬十
月幸驪山較獵觀時寧王有高麗赤雁尤俊異常當鶩
前府天子神武在右總非凡材故用此英物一搏一
鷙如役兎之捕譎殺乃比今畫上鷹彷彿似之乃回首
驟由組以處合元修仗無復昔日從然筆筆粉墨何益
之前所以然者由鷹丁長遊於少暇豈無真骨老於崖
間彼由中當長賞絕也萬骨難老其爲君搏擊心未
嘗念但論落膝方何由用必也然諸鷹上親近玉尋
乃能翻飛而悲爲羽除役飛不難也倘乎不遇先帝坐
今真者理沒今日但於畫圖但把其英姿猛氣哉○此
詩結四句與公進鵰賦中語莫試鈎距空迴斗星深雜
悅剖鮮於余毀此身已將老
於霧向背先自傷不見試也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

聚相逢偶然豈足期 六句泛言別離 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二句

泛傷 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

解悶再見今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爲郡得固辭難拒

別於我俱衰濟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 此上泛勉之

不㨾登陸草露滋 此趨蜀 二句 出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此二句

去水不逆洄雲難定人生聚散猶是耳今日送子往蜀之

時當高秋風物蕭條雖長年舟子習於江湖者亦愁絕也

也豪俊不然益豪俊以勳業爲事者正値邦家多故相

公生鎮於此子往趨幕陳蕃之榻必爲子解難于以爲長

秘監其位已高此行倘擇爲郡守無須固辭蓋以兩

事孔亟供給難違乘勢侵漁所當嚴絕況郡守方面紀

綱在焉欲靖干戈尤當整肅子若辭郡守二東將方請行

也子行矣此去水路則大石阻礙陸行則草露沾衣

皆風物堪悲者出門之人歲月易駛在家之人悵思

門行矣樓丁志我言哉○此章要言只難拒供給背時

何欲其任鴻漸不過也成都給崔旰亂兵已甚至成都又納崔旰賂將夫崔旰本逆奪所得之物鴻漸不祀公于揚赴幕曰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爲鴻漸言也崔旰殺主帥謀叛紀綱掃地鴻漸至成都但接以温恭無一言責其干紀紀綱可知公于揚赴幕曰干戈求苟息紀綱正所抒亦爲鴻漸言也司馬勝之拜漢嘉太守固讓不之官故詩中有爲郡得固辭句

孟冬

雲安夔州於南方大將氣候都異公作月令詩獨多如十二月一日七月一日七月三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立春孟冬以至或霜或雨或熱或雪或若寒然不許試則謂中于西南異也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 二句承變所爲 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 二句應殊俗 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結挽多事意

變爲殊俗。蜀亂未平。人還多事。今值孟冬。天時又轉。物變所爲。破柑作酸之味。一變矣。嘗稻作甘之味。一變矣。地氣不然。入冬而收寒。獨蜀雖寒而蠻瘴偏饒。惟是瞿唐之水。交冬而淺。蛟螭之類。水淺則徙。是亦可喜。若灩漸減。蛟螭息爲干戈。靜盜賊減之象。還多事者。終無事與。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悶之由）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悶在景）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悶在物）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悶在境）

西來三蜀。瘴癘都浮。南去百蠻。風雲爲暗。悶矣。此際捲簾一望。只水。此時隱几。所見惟山。夫白水青山。本娛人之景。心有所悶。則雖門迎白水。坐對青山。無非添愁導依之物。只假猿鷗以釋悶。乃猿自捷也。何處攀援而長不見。鷗自輕也。何方遊戲而故不還。一捷一輕。無滯使然。我則欲去而客畏。終留未老而青鏡如催。既愧猿鷗

空對山水月與猿猴風

雲爲緣閔友得遣與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滄江二句

十月雷

卻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四句巫峽

中宵動

山水靜物夜亦靜時令巫峽中宵動者則以滄江十月雷也月令仲秋雷乃收聲蟄蟲坏戶十月雷非無故者閉而龍蛇之蟄者亦驚而不能成蟄十月爲天地閉塞時雷復出地則天地不安於閉塞而劃然爭同轉行夏令今巫峽動何如其蟄前而復後卻碾空山其勢去而復來深蟠絕壁彼雷能散雲雨者竟妬陽臺雲雨爲此霹靂耶竊恐不爲此也〇十月辛卯燁燁震電小雅詩皇父之亂當時元載即皇父滄江十月雷五字紀異

朔二首

淸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二句朝景）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四句朝景中所見）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以感歎結）

孟冬日行北陸朝旭宜在楚宮南日出霜空氣陰郁盡故造宮以向萬嶺皆含淸旭此時朝景中野人君日出而身獨往野人有事而動也雲木向日出而影相參雲木無情亦動也俊鶻當日出而思搏擊鶻之乘時而動也飢烏見日出而尋稻粱烏之及時亦動也獨我病身終不能動江潭搖落奈朝景何

浦帆（上聲）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疏黃葉墜野靜白鷗來（四句朝景）

朝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四句朝景朝雨）

浦帆初發者夜向晨也郊扉未開者晨猶冷也村落蕭疏黃葉無風自墜野塘寂歷白鷗趁曉先來此時巫峽

朝霽乃從枉渦將雨徵也休令濕旋其已霽復雲晴雨欲候也欲半回錄其又雨益冬行夏令昕夜奔雷陰晴殊未、定耳。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 南極山水 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寒

南極風景 歲月蛇常見風颷虎忽聞近身惟鳥道殊俗自人羣

南極人物 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南極時事 變爲南極此地關塞極天青山獨衆其西江漢水與大江合流處至白谷始分此青山白谷間公孫所築白帝城古矣落木蕭疎峽山所設屯戍處亦荒矣寒雲密布此古城荒戍則有蛇焉蛇偶見則易禦常見則難禦有虎焉虎習聞則易防忽聞則難防不備蛇虎近身之地無非鳥道殊俗之類自爲人羣況時值亂離聽哀柝覽

語孤許此時惟除尉得志耳夫豈故李將軍之時要地尚可居否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承上吾知拙養尊起下

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結挽幽居

巷無行人杖藜尋之牆有餘暉炙背就之居何幽也似此幽居人見爲僻我意不然但知拙養爲尊也朝廷之非非我所知山野之夫惟稼穡學圃非府主而與朝廷爲不安於拙本山村而習耕稼所養爲已尊此時歸鳥定使人當知止燈寒門閉回首杖藜炙背處晚節之在哉○楊惲南山之歌譏刺朝政不免禍患朝廷問府主大是學問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西閣夜景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將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附衣所感

寒日下山忽焉已暮月沉霧起一望皆昏霧密則風生木脫山空風落之而始澄霧散則月出夜靜樓虛月侵門而不避光風辭所傳直聞擊柝之聲月色所照恍見無衣之刺既惜擊柝又念無衣値此將危百慮交集無非爲爾盜賊故盜賊一日不滅擊柝將何日休無衣者何日遂生嗟爾盜賊至今尚存耶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亦動夜扉照席綺逾依亦當樓滿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二句圓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二句月圓人未滿

月孤矣哉人對此覺當樓滿耳直使寒江之色亦動樓扉孤月當樓樓中有月矣寒江動扉樓中有江矣樓中有江委波不定月波與江波相映也樓中有月照席相依金波與綺席 色也凡此皆圓之故圓則未缺空山

月靜圓復高懸列宿無光乃月體圓人未歸也松桂無依清輝徒共所謂孤月獨形其孤然則月圓不轉怪其圓哉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中宵所感

閣曉百尋綴以綺疏我中宵散步其處適見流星過水其光在水而水為白月落動沙光已去沙而沙為虛此附擇木使者為知幾鳥幽鳥非凡鳥此問潛波底者是相所魚巨魚非凡魚人處亂世當如魚鳥未諳西閣是擇木潛波處否乃親知契闊兵甲無書蕭條至此也

不猿

野居夜水黑城内改更鼓鬱鬱月沉霧輝輝星近樓不察所出見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何處求不寐所感

夜深矣野居水黑城内更移於鼓月沉於霧鬱鬱加無星近於樓輝輝若遥何以不寐氣衰故耳氣衰自然不寐矣心弱使然我所由也亦愁多故耳心弱何以容愁世亂使然我所恨也當此四郊多壘直滿山谷縱有桃源何處可尋耶

鷗

詠物七章於鷗賞其游戲於蒹葭取其用奇於黃魚惜其長大於白小惜其細微鹿不能善藏鸚鵡聰明而自損雞不能遊方之外皆假物說法

江浦寒鷗戲戲字貫下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脂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淸影日蕭蕭

江湖寒矣鷗戲自若一戲而外更無他意其樂趣亦自饒矣鷗戲何如鷗有玉羽戲而將翻却思翻者翻得有意湖有春萍戲而將點隨意點者點得無心至於雪將遊見落湖及其風生一任飄江似此滄海之上其萍不一游戲之趣當無日不然也○春苗當是青苗麥有青苗或麥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落押鷗分處處

猿

梟梟啼處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如知　四句美其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四句

卻幾股用其奇

猿聲啼避未見其形先聞其聲隱矣猿身挂枝既聞其聲猿視其形見矣夫人處世不見艱難所以迴避隱見出不輕出處不輕處彼猿有何艱難乃將隱虛壁將見冷枝之一似知隱見之幾者夫啼避挂枝艱矣猿由慣習

故從衆同然抑嘶壁挂枝危矣猿以全生或用苛所致

忿用奇未可恃倘恃便椅至騰前林父子不保嶄之旣

矣○國策環山者三騰山者五故曰騰每及父子相離

如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哀

號隨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曰

猿子前日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嘶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筩

相沿久聯承首風雷肯爲神聯承次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刪足上意

巴俗貴魚出浪日新者蜀人嗜魚也如何脂膏兼以飼

犬蓋因長大其如身不爲人容何夫日日出浪則筒筩

取魚相沿已久長大不容則風雷雖神亦爲所神犬抵

取諸原肯變化夫物特不能爲塊然長大如黃魚者亦

變化之具者或槁死泥沙并不爲筒筩所見取回首龍

鱗反怪其變化之神速亦已愚矣○此詩即公鵰賦中

謂傷鵝之廚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大如人味不足珍之意皆指庸流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六句）白小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結語蜀人）

白小爲魚雖則細微纍分一命二寸之質分定天然夫豈不欲變化於二寸外而不可得是即命也似此細微空霑水族然幾安命乃可免取無奈風俗不然何以其細微比諸園蔬而入肆如花傾箱若雪矣彼生成之道拾卵保生此白小之魚盡取忘義何變俗之貪婪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盡取物不幸小變大小皆不能自全如此

麂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四句嘆麂）

亂世難全物微蔽及禍櫃衣冠乘盜賊簽發用斯須大□

鵁生清溪可與長年何至永別一別清溪頃成永訣矣夫茲猶入廟不如曳尾泥塗鵁今清溪皆玉傑人爲與若不知其身供刀俎亦已久矣鵁亦何樂此能拆穿故鹿塞新几鵁有才能當路倘遇鵁惟擢劣命懸庖廚亦何恨之有獨是處亂世已難全物欲自全者計拙□其一□凡鵁不能然惟別之禍又焉能究今山衣冠盜時亦發發以我放躬供我匕箸鵁直於保身矣〇天與清溪別甚憂悲斬揚雄投閣墜機入洛皆是亂世憐吝物此管寧遼海龐公鹿門欲爲天地間完人耳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二句承應

未有開籠日空悲舊枝二句寫愁思　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二句感歎別離之意

悲憂鳥嬉遊高峻愁思爲何蓋由自負聰明離羣思
乃至雖有翠衿不覺漸短鳥恃紅嘴翻惜多知而况閉
之籠中故巢終遠世人愛其聰明未嘗不憐妬其羽毛
又復遭損安用此翠衿紅嘴爲占稱鸚鵡賦曰長以
遠慕哀鳴感類放臣屢歎棄婦歔欷感生平之遊處若
壎箎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公用今
思憶別離
取材於此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二句巫峽之雞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二句失旦使然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二句解失旦之故

雞有五德三號後日此常度也殊方聽之往往失次失
次而曉雞無慙哉彼物情猶人情殊方之人情有異雞
何獨不然問此失次不足訝農以之充庖何辭之有雖
然雞有在峽司晨於此或以冬節氣正交生育司南

之日至於偶湖不足爲難咎矣

昔遊

昔者與高李（公自注李白高適）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與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以上叙昔遊之地）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射獵起黃埃（以上叙昔事）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

深水鶴去徘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以上昔遊所感

我天寶初載客遊兗州與高李兩公同登單父臺上遠見寒無直際碣石大碣石在薊而寒蕪遠際則風雲來萬里矣於時桑柘落飛藿亂清霜隕禽獸號秋氣悲哉猶幸國家全盛倉廩實寰區開明皇開邊之心正後故猶士貪功名者皆思滅虜邊將入相之路未甘故將帥邊功盛者咸望三台倉廩寶寰區開君王爵賞不吝矣猛士貪功名將帥得入相駕馭大權亦得矣惟將祿山已為范陽節度使幽燕用兵邊事日壞塌稷稻以供漁陽泛雲帆以給薊北祿山部下肉食者號三十萬併一射獵黃塵四起然則我遊兗州登單父臺時隔河長眺所見寒蕪際碣石指即此幽燕處哉我當青歲顧此時事志使撰類不復思有為也況今老大故交零落摧有憶昔揮淚撫今懷才耳大抵太平之世不見賢才禍亂之餘便思嶽降今日高李雖逝豈無駿骨龍媒如商山四皓出定儲君者如南陽孔明起扶蜀主者如呂尚悲葬建功名封圖邑者如傅說致王業鹽梅成中興者乃竟徒山川葬水鶴高飛哉我本龐公桃號偕隱縱未能攜妻採藥遠赴鹿門亦且挈子同臥蒼苔長臥矣他何

慕焉○商山符句憑指李泌當肅宗即位靈武時得失未定李泌謂位雖即凡事須待上皇冊得失遂定及肅宗表請上皇許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泌謂如此上皇不歸矣已而表至上皇欲不歸是上皇有嫌猜也李泌易表乃上上皇喜乃還嫌猜盡釋故曰商山護得失蜀王服嫌猜上皇奔蜀唐人多以蜀毛比之當時靈武扈從功臣皆封國邑加呂尚而晉爵入相者加傅說故曰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李泌辭歸衡山歲久不召公蓋傳之故曰景晏楚山深水鶴去徘徊公亦扈從傳臣不蒙介推之賞誅埴不終旋見放逐自安肅公已凡故曰飛公任本性橋子卧蒼苔無非昔遊所感

寄村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爲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不辭 二句承峽中爲客恨 封書兩行淚霑灑寬新詩 何承江上憶君時

我年彌促寒日短矣嚴公長逝而我無依窮猿悲矣所由天涯作客重有峽中流落棲遲江上轉憶與君同在嚴幕時也我峽中爲客則天地雖大一身何往風塵失足老病交辭我江上憶君旣封書遠爲客之情復題詩志在幕之痛聚散存沒之感一時交集于念此否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鮮于名炅仲通子往公上仲通詩有鳳穴雛皆好句今遷巴州者亦一也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提鮮于萬州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遷巴州祖帳排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爲政他日有殊恩四句送

爾翁人傑曾官京兆尹而況父子六人皆有令聞琳琅盛矣所以朝廷注意今日子由萬州遷巴州猶與鄰近之名藩一時送行者祖餞客多排舟日久寒江水落觸石聲喧我獨爲君進一辭曰看君妙爲政夫吏治以政

爲先此去爲政貴有殊績有殊績斯有殊恩先將京兆何難復踵其休哉○按仲通長於吏治子能繼之萬州碑載鮮于炅政績甚詳宜有妙爲政句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二句期宿不到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颻六句寫不到情景

我前問子得來宿之訊直至三度相期而不到意必欲索我所期之故以不到要我耳子不來我昕匣琴而待知已虛夜夜矣子不來子挂手板而迎上官自朝朝矣我之匣琴既虛夜夜所以金鐘之吼徒徹霜天花蠟之催空銷炬影不見子來同宿也子之手板既自朝朝所以江檻之際不見王喬早鳧之浮但有鳥影謾凝是子而所期勿踐也子心忍矣

西閣曝日

凛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二句題面）羲和流德澤顓頊愧倚薄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欻有托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以上曝日之樂）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以上曝日所感）

玄冬凛冽登閣曝炙惟是閣西日東能納朝旭倘愛於此一曝耳彼司玄冬者顓頊凛冽之氣附着逼人今負暄西閣覺羲和之德澤一流顓頊之倚薄有愧益太陽一照窮陰無已其理然也於時毛髮融和肌膚沃若雖閣上傾欹有煩注眼然衰氣有托病脚可收負暄之可嗜如此但自顧流離何異木杪之猿自顧蹁躚有類山巔之鶴而况朋知落落哀樂無常雖偶爾即事緣情賦詩乃轉盼之間便成陳跡豈獨我也古來聖賢大率如

此人壽幾何憂
世豈復我事哉。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 二句題面 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 承冬至陽生 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說春又來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二句小至之感

天時與人事日日相催而未有已就冬至言之則陽生春又來乎不見繡線益日短線爲添至琯吹葭飛灰亦將開矣如此岸柳之容有待臘山梅之意故欲衝寒春又來如此今日書雲物志休咎未嘗有殊乃舉目山川鄉國與異何以遣此掌中有酒教兒且覆盃此作辰云爾。

繡線行

詳人於物戲笑備至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不免麂供飛豬雜入庖廚歷觀公詠物諸作無非為變人說法

縛雞一篇亦是指點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二句縛雞家中厭雞食蟲蟻縛雞之故不知雞賣還遭烹縛雞之感蟲雞於人何厚薄我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四句說法

蟲雞之類大小已分愛蟲棄雞蟲何厚雞何薄況愛蟲而雞還烹是以愛蟲故烹雞人情溺小害大大率類是叱奴解縛使蟲雞得失自還蟲雞於蟲不任怨於雞不任德注目寒江獨倚山閣天下皆可作蟲雞觀我心何必存蟲雞見也○曹操謂呂布曰縛虎不得不急縛急二字本此

玉腕騮 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點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四句贊騮舉鞭如有問欲伴習家池

二句

寓感

荊南有名馬相傳是衛尚書玉腕騮也我聞此騮嘗其休息飄汗如珠有時在厩蹀逸思馳其頭如此向書乘以禦敵蹂炎史之忠類年未靖乃乾坤之大一戰已收因尚書之雄才亦此騮之神駿今日將平亮無瑕雜問者倘有問及此騮久伴習池亦知其有老驥千里之思否○詩意似諷朝廷不用伯玉以平蜀亂結二句可見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士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渺不可得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題中勁翮思秋毛骨有異在野只教心力破於人何事網羅求題中羅者久取竟未能得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鞲題中渺不可得鵬礙九天須卻避兔經三窟

莫深憂（將鵰兎幷結）

此鷹起時飛白雲止時立白玉眞白鷹也惟勁翮思秋故奇毛不惜恣意遠遊似此奇毛弋人雖慕但數心力破耳況高飛遠舉思網羅求之哉凡鷹之徵必待招呼獨此奇毛恥因人以立功一生自徵信乎無敵故不徵則已徵則百中爭能較勝不屑下韝以受制於人蔣立有加此者莫大於鵰其翌垂天見此奇毛亦須退避至兎其小者三窟既避何屑搏之更不必深憂也已○下韝者必不能自徵呂布所以遭急縛自徵者必不肯下韝關羽所以辭曹公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四句寫其黑）

虞羅自覺虛施巧（題中久取竟未能得）春雁同歸必見猜（題中騫飛避暖）

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結還毛骨有異）

鼎成亦人間所有此獨有異疑從北極度海來者凡鷹之判必矯其翅此獨正翮惟正翮毛骨有異皆見矣當其搏風遷超紫塞從北極而來至於玄冬夜從陽臺非人間所有豈無虞人百計籠絡其加巧爲慮設亦有春雁不勝疑忌要之猜亦無厭萬里寒空只須一日從此殺不可得祗令人歎金牌玉爪爲不凡材耳○詩毛以力勝正翮以德勝見猜所以施巧虛施巧詐用見猜此劉表不能致龐公李密不能招徐洪客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別駕將命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遣弟傳書之故楚宮臘送荊門水赴江陵白帝雲偷碧海春去夔州與報惠連詩不惜知我斑鬢總如銀因示從弟

中丞鎮夔藝熊頻出幸有愛弟飛鷄傳書中丞治夔與江陵爲陽屬不知五州防禦使則隸江陵節度中丞遷轉是職江陵之役不可已也然則愛弟將命亦起居尚書太夫人故耳當此楚宮臘盡凍解冰澌白帝雲生氣暖看近中丞遣弟我亦念弟乘別駕江陵之便寄詩員運不惜將詩慰我遠念豈不知我老矣斑鬢非昔耶○公於併以前必書杜位書從弟位僅此章耳以別於中丞弟栢二別駕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閣夜霽景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閣夜感歎

歲云暮矣陰陽交迫人壽幾何幸寒宵獨霽夜景空明耳寒宵霽故鼓角之聲分外悲壯星河之影更覺動搖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鼓角聲悲民怨可知傳曰星搖則民勞星河動搖民勞可想亂乎野哭者有千家戎[illegible]

者有幾處野哭者多因戰伐不歸嘆我猶逢戰伐也夷
歌者自發漁樵排老歎我不如漁樵也因念時無臥龍
故至此乃臥龍者昔曾有之今已黃土因慨時多躍馬
故至此乃躍馬者昔曾為患今亦消土徵獨往者似我
人事蕭條音書斷絕漫
漫長夜亦何以為情哉

瀼西寒望

夔有澗水樹通山谷間謂之瀼鄉市對處居人分左右
謂瀼東瀼西本是寒望瀼西題却瀼西寒望蓋意中先
有瀼西因
寒望也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二句 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
二句 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二句望中所見 瞿唐春欲至定卜
瀼西居二句結之意
首此西閣曉寒遙見瀼西山谷水色澄明若含羣動瀼
西人家如在水中又見朝光起伏直切太虛瀼西人家

一在天上我所願從者只因年日侵衰將恐留滯未能
即移終與所違寄到此非除更無他事等中所見者後
挂林木相舉爲戲復相學復自樂其舉可以人而終奈
處也鷗行水上翛然自得鷗自由鷗不爲所牲可以人
而無定居者也瞿唐春暖
定卜瀼西長望云乎哉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
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六句夜宿西閣將曉之景
歸二句曉感

更漏殘時將曉矣雨雪微曉將霽矣開然稍稍霽色早
通城樓玉繩星光漸少近瑪門端刻鵲已迎晨烏遠焉
檣上神烏亦離舊處於時俯看大江其流甚細
若爲出峽者示以安流使早歸也寒江多情矣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 四句西閣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四句呈元

之意

發冬木落安得稠也雲抱之稠耳因而寒空之色繞閣不去矣而况積雪滿崖疑化爲石寒風飄幔若欲辭樓西閣蕭索如此乃時事更有難言者當此吐蕃侵犯頻年爲患內外將相全無遠謀元帥長邊離外安能憂王室時將話及足以愧當將之爲將相者夫王室可憂我憂之而更無人憂則愈憂王室可憂我憂之而有人焉共憂則足以外其憂安得當閣者盡得長其人也

春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 二句自傷 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

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六句送舅

絕域不服況當歲暮浮生無着兼復病身幸舅氏來相慰藉耳如將別何今日之別為感甚深非辭他人辭舅氏也今日之別難必其後身無他人不如舅氏也舅氏此行直下桂邵行蹤縹緲何處他鄉我於羇歲毋氏早亡言念三遷毋教不忘追維我毋如孟毋苦念舅只非他人乃要求他鄉昏昏四絕側身一望黯然神傷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二句承入舟）

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四句應荊南）

自至德間中原多故兩京衣冠盡投荊南以避禍亂而下者亦盡矣君今何為復有此行夫朝辭白帝暮到江陵我將月輕所以下今日買薪此刻猶在白帝城邊鳴櫓片時已到江陵沙市也因想了到荊南時衡霍春生得氣故早瀟湘勞潤與海俱浮此去江陵又當卜宅以子作客主人何心此時卜宅必在庾信荒林哉

不離西閣二首

欲離西閣先作不離西閣。曰不離者深欲離也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 四句欲離之故

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四句反詰

首章西閣可離 今非江柳時也乃非時已發非江花時也乃當冷而開由南方有瘴臘日如春耳我自春弱而臘盡春生歲月如流數見昔之失學萍蹤靡定聽其身之無家我意且棲遲西閣但不知西閣之意欲別我抑留我我從此逝矣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停 承上 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 四句西閣之景 平生躭勝事吁駭始初經

二句見不離之意

次章不離西閣。西閣亦何情原從人別人自故停耳。停者愛此西閣外多勝事也。遠見江雲淨飄素練近觀石壁翠斷空青曉則紅日一輪滄海先湧夜而明星萬點銀河倒懸呼可駭也。一似平生未曾目擊此日初經者然。西閣可離未可離我不爲西閣留豈爲西閣去耶

謁眞諦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四句眞諦寺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四句訪師

此蘭若在煙嵐中我行其處但見細石間凍泉時結長松上晴雪常飄於焉謁師進而問法法有正法戒律是也注原無法無法無上教是也我於詩律已細一經問法覺詩律皆妄退而觀身身有眞身心地初是也身原無身

四大無住着是也我向藏身於酒一旦反覺酒味非眞詩酒之業空矣其如妻子何我視妻子如敝屣無奈下泥骨肉未能即抛割妻子便可卜前蹤今既未能將終老歷祿也已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二句首尾對照青衿冑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二句卑上時難羨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四句房魏不復見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今日無房魏兩公矣所以太宗時十八學士此盛亦不可復得彼青衿冑子不但識洲絕望直困泥塗誰爲開館以延之者但有白馬將軍威若雷電青衿受其困辱豈得朱雲延諍力救檻乎少似徒歎折檻嶙峋而已太宗時房魏固不復見矣玄宗時婁公宋公亦皆直臣婁公不語宋公便語嗚呼皆不復見矣○大曆元年冬國子監釋奠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服朱紫爲諸生遂以朝恩判國子監事青衿冑子僕僕朝恩前故

而因泥塗朝恩以觀軍容使判監事是白馬將軍也當時推崇袞言成均之任不宜以宦官領之上不聽故曰折據空嶙峋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遷居赤甲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六句寫遷居赤甲之情事

卜居赤甲遷居又新矣去年暮春到夔巫山楚水之春已經兩見赤甲無他樂惟有炙背炙背之樂堪獻天子惜不能達赤甲無他味但有美芹美芹之味野人知之所從來者假使我而出炙背之樂天子似可獻我而處美芹之味野人原自知之我其出乎處乎鄭薛郗岑中評事皆野人之友可與共炙背樂同美芹味者所幸名荊州加鄭審薛據自赤甲而往寄書瀕近所惜蜀客加郗昂岑參距赤甲已遙瀕非我鄰庶幾郎中評事猶

夕。那對我。那有才。可與痛飲。我有炙背眞樂。非深於詩不
見。有美芹眞味。非深於不悉。我爲那甲評事道之。倘有
致於炙背樂。出獻天子。或有意於美芹味。處其野人。庶
那中評事不失爲眞相知。即今日遷居赤甲。亦不至歎
離羣也已。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二句宅勢客居愧遷次。春色漸多添。
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六句宅

此宅後背赤甲。前對白鹽。形勝何險絕哉。已客居頻遷。
又愧遷次。終客居。豈不有愧。所幸春色漸添。不似西閣
時窮冬蕭索耳。花可愛。竹礙之。須移竹以出花。鳥欲窺
簾蔽之。當捲簾以通鳥。惟是年衰頻移。未免有恨。今不
敢恨者。背赤甲。當白鹽。兼此勝
槩。是亦客居之差强人意者。

亂後居難定。遷居之故春歸客未還。遷居之感水生魚復浦。雲暖麝

香門負春歸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

函關承客未還意

客居誠恍遷次亦亂後不得已耳但是去歲之春今歲已歸今歲之人依然作客爲可歎也春歸則水生補上所往非非春歸則雲暖山間麝香如聞其如客未還何白首白髮漸疎僅餘半頂人愈老頭愈薹矣且杖頭斑瀕不覺過眉身纔幾杖猶長也猶幸赤甲山下驛使往來消閒消息得而詳問聊以當歸云爾○時周智光反華州故問函關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二句思江陵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瀼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四句還赤甲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結還不能即去意

歸州有宋玉宅雲氣往來直通白帝城邊於赤甲亦咫尺耳我欲卜居於彼徒以老病故淹留到今況自顧旅

公嘗有宋玉才名觚思北都而處惟是赤甲此府適當峽口兩岸之風皆急又對江流洶湧之氣不平是兩山勝槩雖曰可喜一江風浪亦所難堪自傷浮生茫無定着祇堪見萍任所漂流而已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行將乳子行雲莫自濕羅衣六句雨不絕眼邊江舸何匆促未得安流逆浪歸二句感諷

雨甚則有聲是為鳴雨鳴雨既過微雨繼之搖颺空中者如絲不絕也增前短草泥亦不亂夫短草易沾泥而且不亂長者可知院裏長條風亦乍稀夫長條易引風而且乍稀短者可知石燕舞而雨作此時零陵石燕還自舞否想亦將乳子而無暇朝雲行而雨來此時楚臺朝雲尚能行否只恐濕仙衣而不必彼江舸宜待雨止安流而歸顧乃逆浪遄征哉○結二句感見世亂未夷不如閉戶與李白橫江詞同意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二句已逗許迎不到意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于馬上往來輕四句代寫起坐府望迎之情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二句結還題面

評事從江閣邀賓許我以馬起坐至午遲遲未到則起坐時見浮雲之合幾負青春色思及許馬迎雖有浮雲終然必往青春色何負起坐時見細雨之來幾孤白帝城愆及許馬迎雖有細雨不礙其行白帝城何孤君果來迎我向白帝城往身過花間霑濕亦好我果起飲還從白帝城歸醉於馬上往來亦輕我則躊躕已定君則迎馬不來揣君之意疑我皓首怯於衝泥似此之疑真虛疑也豈知我老而矍鑠傍險能行銀鞍之少則實少

哉佳期之愆評
事自愆之耳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 四句晝夢 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橫索錢 後四句夢後所感

睡亦有節二月多睡者不獨夜短故而晝分思眠也只因二月桃花氣暖不覺困人日未落而春夢自牽耳我久不歸故鄉此時夢中恍見故鄉門巷在荊棘底我久不還中原此時夢中恍見中原君臣在豺虎邊嗚呼何以至此都因用兵久農務荒橫吏索錢普天皆是當此二月安得使耕夫緣畝戰鬭盡息牧民者皆良吏久客者得還鄉嗚呼除非夢矣○時周智光作亂華州詔加僕射智光慢罵自云挾天子令諸侯惟智光能之是中原君臣豺虎邊也

杜詩闡卷二十五終

杜詩闡第二十六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廸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羇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栢邛山路風花白帝城 六句熟食日 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横 二句

示宗文宗武

我抱病來遊江漢羇棲既久熟食頻逢萬里他鄉清明又逼無奈茫茫松栢還在邛山漠漠風花自飛白帝夫

我之父母不能享我祭掃乃汝曹長大又復催我暮年回首丘墓淚洒縱橫矣○邙山是北邙山在河南公先墓在焉公祭外祖祖母文亦曰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四句承前四句結意因示兒及弟妹

長葛書難得江州淚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令節他鄉徒成我老他年寒食汝心思我當亦如我今日思先人也況浮生倏忽與物俱遷今日北邙帝風花他年即邙山松栢且爲恨深長與年俱積死者同九原堪痛生者亦各天可悲矣弟在長葛音問既遙妹在江州臘淚勿及生死聚散有端交集惟有行坐不寧白頭吟歎此所以示兩兒使知我情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 二句晴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

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 四句新晴景物 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

紛 結有迢遞 前此久雨巫山都暗今巫山猶是若開錦繡焉當其暗時紅碧莫辨新晴而后錦繡之文有碧者初亦不知為草也循碧湖之外為湖外草有紅者初若不見為雲也循紅望之見為海東雲碧草紅雲本是尋常久雨新晴若出意外向者未晴鶯有悲坐愁耳今枝頭之聲竟日相和向者未晴鶴亦獨立在陰耳今出林之翼直霄數羣衝野花與是開既遭雨乾又被風而紛紛急落是碧草紅雲林鶯野鶴皆得新晴之樂獨此野花向隅為可歎耳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

衝塞盡日氣射江深 六句晴景 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二句感懷

不獨鶯求友聲相和也啼鳥亦喜晴爭引子而出啼烏雖引子鳴鶴又不然若別有戀久而不歸者啼烏引子爲何貪下食也遭泥忽去鳴鶴不歸爲何根久陰也高飛自得想前此雨聲撕寒已盡喜此時日氣射江何深獨周南客瀟魏闕心懸晴雖可喜有耿然不禁者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 雨四句

牛馬行無色 字承密 蛟龍鬬不開 字承驟 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感二時句

皇天休雨誠爲可賀詎之未幾地復出雷是可喜者天可憂者地晴難恃雨當防如此未幾雨勢之驟忽然浮密使人不及防雨勢之密瀰然渡江使人無可防其密也直使牛馬之行無色其驟也若蛟龍之鬬正酣撩厥所由干戈久陰氣盛耳豈因此地有陽臺朝雲暮雨之故哉〇術註曰此語猶含天寶之悲是也牛馬何言

痞瘕未起蛟龍
句言戰鬭未休。

卜居

歸談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着處覓丹梯四句卜居之故

雲嶂覓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四句卜於後事

我翹首故鄉亦羨歸飛之遼東鶴耳乃終成留滯竟同楚吟之楚非歸焉既不能歸則碧海之遊雖終未遂丹梯之覓亦不可遲瀼西從矣此地勢連江北雲嶂蕭寬地偏俗則春耕可破我行當在暮春此時桃花爛漫還客到此有迷於問津者蔵西爲桃花源是眞丹梯聊以慰我碧海之思云○遼東鶴碧海丹梯桃花源皆屬仙境公連類及之

非爲官楚執珪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 二句總起 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

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 四句都寫暮春 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

茲 二句感懷暗伏下意

首拈時序 我客三峽久嗟遷次今日暮春再與相期者亦緣移居之故彼百舌過時漸欲無語繁華開盡更有幾時況谷虛則雲氣無根其出必薄何暮春之雲皆有若無也波亂則日華無定其去亦遲何暮春之日有意無意也凡此似可哀傷者但我哀傷只在戰伐春暮云乎哉

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畏人

江北草旅食瀼西雲 六句遷居瀼西 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結出久客意

次拈瀼西 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此地不然北郊雖有千樹安在其比封君也然我來此者原

非後心于樹北斯封君亦不過避跡干戈同羣鳥獸耳
所以出而畏人。潛踪江草退而旅食借庇瀼雲至若巴
渝曲所云竹枝歌我何樂聞不意飽聞者三年
於此然則封君真虛語巴渝曲乃真飽聞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 二句 雨候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六句 自述 賃屋 瀼

三括新竹草屋。 綵雲不自其奈朝陰錦樹非青其加
將所因念身世間文章何在功名何在所餘者雙蓬髮
耳乾坤內故國何在故園何在所庇者一草亭耳歲月
未嘗短哀歌則時自短似此身世誰為百年計者
平生本獨醉醉舞將為誰醒似此身世乾坤甘為千日
醉矣當此細雨荷鋤獨立惟猿吟翠屏與細雨荷鋤者
結世外
伴而已。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 四句 追感

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二句移居事 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二句傷時事

末二章，是題意。我壯年抱稷契之志，亦學書劍，思有為。所恨者，學書本欲致君，今學書既無成；學劍本欲戡亂，今學劍又無成。泥沙之委，誠足痛者。然亦嘗受拾遺矣，事主未嘗無補，乃隨遭貶斥矣。浮生不能踰涯，所以病滯高齋，常依藥餌，身羈絕域，易改春華。浮生如此，況逢喪亂，自顧方寸，丹心尚在。奈彼兇蕃，腥羶未化，豈不思茫茫率土，莫非王臣？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乃甘心逆節，坐此不臣之誅。興言及此，事主之懷，有勃勃欲動者矣。豈丹心徒破，泥沙終老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鬭，空慙鴛鷺行。四句正見丹心破未一家意。時危人事急，承豺虎 風逆羽毛傷。承鴛鷺 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結到淌川句

承上章。喪亂永年，濟世難緩，豈不欲歸朝以效[illegible]。

逢有限，受省郎而非常業，遂終也。彼率土莫非王臣，有自

外者，郎為豺虎。豺虎之闘未息，故濟世之策思齊耳。天

下尚多豺虎，凡置身為驍者，所當勞力，簪笏之列，空慙

內我省郎之職未赴耳。顧此豺虎既時危，而人事急，念

此發賢又風逆，而羽毛傷，不見落日西去，江湖亦虎處。

其傷懷，惟有中宵拊枕，淚滿床耳。○公身處干戈戰

伐之餘，飢卧於枕，不交廢遺朝廷，無救時之人，邊鎮多

逆節之將，行傷年紀，逝邁，蹤跡飄流，羽毛既傷，所心徒

使亦老臣為異，何以為家之日，瀼西草亭，聊寄跡耳，故

有後二首。

江雨有懷鄭典設

時分居瀼西，鄭居瀼東。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

雲狼藉不禁風。四句江雨何能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

二句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二句有懷
雨捉溦在山谷問雨來則聞我聞陽臺神女朝行雲暮行雨是雨必自楚宮來耳當雨驟時汎因風擺亂波分枝至於打岸且雲隨風走弱雲痕難不能禁風少焉頭定雨稀雨之雁光潤於萬葉覺其多點偏與雨之點浮受於桃花見其小紅作紅耀光者潤於外照注者受於內對此紺裂因憶子真無奈瀼岸勢高不可路滑爾我東西亦奈之何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二句時當入朝洶洶人寰猶未定時時戰鬭欲何須二句不入朝為非計猶憶天寶末年祿山僭亂其後思明繼之自二兇授首人寰洶洶何戰鬭時問者欲何為耶或者尚未悔悟也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有不得不入仍之勢周宣漢武

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有不可不入朝之理

諸節度來入朝者以今王非周宣漢武故仍爲亂賊自外忠孝豈知亂投希生計在必安即如蠻夷雜種吐蕃党項苴嚴相干無損於國亦錯投自失計耳今王是中興周宣漢武有君如此諸節度一入朝爲忠臣皆子觀亂賊何如也○自古亂臣賊子但貪一時富貴卒殺身後矣孝子忠臣所垂萬世名節遂暫一日刀鋸爲臣子者誠思奸骨既朽猶蒙筆伐將光已附尚有口誅何若不爲忠孝後代看三字是春秋之指。

喧喧道路多歌誦河北將軍盡入朝聞點承始是乾坤王室正却令江漢客魂消點歡喜

今衆人側身道路喧傳者皆曰河北將軍盡入本朝前此乾坤未是今臣節修王室正乾坤始是耳能不令江漢上客魂暗銷形之口號耶。

不道諸臣無表來茫然庶事遺人猜退言未入朝時擁兵相學干

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 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教諭竟不至

客現淺者有故猶恐吐蕃入寇乘輿播遷諸道不聞有一人過來者我不料其然謂必有他故耳或者兵力寡弱入援無益不道擁兵相學干戈自銳也或者遣使教諭朝廷未遑不道萬里往來徒勞使臣也然則如之何不起此口猶疑今盡釋矣○先是程元振用事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皆不以聞故邊將離心四十日無隻輪入關公極力為諸節度洗脫而非曰不道曰茫然曰遣人猶見得主憂臣辱人人共憤當時援兵不入我亦不信今果見其無他二十八字足令諸落心死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 寫入朝 與王會盡妖氛掃聖壽宜過一萬春 寫歡喜

猶是河北節度歲包則為亂賊入朝則為正臣遂知拜舞入朝鳴金鏘玉節朝廷從此偃武不用豈謂無人恭由與王一出妖氛盡掃會見河方來賀天子萬壽也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二句承上典正說燕趙休矜
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二句正見英雄聖哲

追維天寶亂源，多由明皇寵幸貴妃，使祿山出入宮禁，禍階已兆，明皇見之不早，朝廷叵測，河北之患，並至於今。推英雄見事，有若通神，聖哲爲心，不敢縱恣，爲能世患未然耳。河北古燕趙地，多出佳人，諸節度入朝，或於地出佳人，命貢進幸。今日天子英雄聖哲，頓覺人選女謁才人之選，我知絶矣。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自傷留滯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自傷不能入朝

諸節度入朝矣，我自若爲郎，豈有朝天之日，徒然抱病江天耳。江天所見者，空山樓閣，春光已暮，遥想鳴金繡上之間，是日得覲天顔，自傷留滯，不得躬逢其盛，又歎帝鄉遥遠，今日草奏條陳者，更有何人也。○草奏，公必因諸節入朝，條陳久安之策，如羊祜所云平吳之後，正煩聖慮者。

滹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丘河北始於遼東包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斯甚之辭

河北自遼東始滹漫山東者舊有一百州削成環繞以爲朝廷屏翰者向時滄海諸州未歸焉猶入朝所尚其輸包茅供王祭盡東海頭悉歸關內諸節度勉乎哉

東逾遼水北滹沱滹沱亦河北星象風雲氣色和紫氣關臨天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戒勸之辭

河北不獨遼東直至燕之滹沱河矣入朝後干戈息文德修星象風雲皆有喜色河北雖處而長安之函谷關諸公不見函谷關前紫氣遙臨天地雖潤則今日燕地黃金臺其所貯俊賢無非朝廷之器髦諸節度尚修貢士之職可也

漁陽突騎邯鄲兒漁陽邯鄲亦河北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

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諷辭

河北不獨漁陽直抵趙之邯鄲郡漁陽突騎邯鄲游俠
自昔稱之今月入朝酒酣並轡無復向時飛揚跋扈矣
此輩意氣何如即歸雙闕舞而已此輩雄豪
何似原遣五陵知而已投誠應恐不早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薊門亦河北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歸功李光弼

昔者李相司徒光弼嘗策范陽節度從以中官之譏詔
徵不入不知其為國赤心白首猶存也當其輕騎入徐
州時使來瑱殿仲卿向衡等將兵繼入制惟其
心知有天子之尊故人皆憚其威名如此

十二年來作戰場此句挽到首章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
興王功業汾陽異姓王歸功郭子儀

不獨司徒汾陽之功為尤盛自天寶十五載至大曆二
年此十二年中河北無非戰場今諸節度入朝不煩征

此是天威已息，堂堂之陣，可以無事。雖中興聖主，不異漢代，亦汾陽精忠，獨冠一時，誠中興一人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題中自中都至到夔州十九字，是公述其書中之意。悲喜十六字，是公得書而作詩之指。

爾到江陵府已達江陵何時到峽州合到夔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六句總寫悲喜二字

信如書言，從中都已達江陵矣。但汝又言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則必由峽州而進。未卜何時可到峽州耳。前此生逢亂離，安能無別，悲矣。今茲聚集有日，我病應瘳，喜矣。已到江陵，我之啼眼颯颯忽開，似可喜。未到夔州，我於水樓朝朝凝望，尚可悲。汝果來矣，團圓可待，將來老身得汝付托，將來白骨頓汝而收，不已全乎

喜吏何悲哉。○公題終明府水樓詩曰：楚江巫峽半雲雨。想水樓係望楚處，故朝朝上。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伏歸秦意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

喜觀即到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示書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應見爭

巫峽與終南遠矣。此處千山暗，彼處萬里春，何日歸秦。即當此病中，庶幾見弟。但汝書不到，存亡不可知。書到始知汝尚在，而爲人無恙耳。於時兒童喜來問訊，我即以書中之意答之。因念汝行李往來，新經戰伐，道路艱矣。指日泊船巫峽，一話終南春色，此時悲喜交集，款款商歸計，誠可屈指待也。○意答，本漢史趙充國卒以其意對。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渭上。智光爲牙將所殺，故曰來經戰伐新。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悟其未到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望其到

烏鵲噪行人至待爾既久烏鵲之噪反足填矣夫烏鵲
不足憑鵲鵲有知拋書示之亦當
許爾來何爲也乃枝間烏鵲偏不肯去是爾旦晚郎至
其信然期光原上鵲鵲亦曾共經患難豈今喪亂既平
而遂忘之是汝行李旦晚到變無可疑也於是我登江
閣而望嫌津柳之遮入遙知爾挂風帆而來數驛亭之
迢遞我與爾一別十年亂離多故他日相見話到其
間應各愁絕意始星星欲動喜極而悲情有如是者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四句總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侍郎不及村野人憶昔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
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以上敘已與峽薛俱失志

中一臥病瘧瘵紆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
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今秀脩短
豈得恨命屯以上言已危其身不免埃壒也闇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
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
代手才力老益神以上言薛得免於危神仙可致也青草洞庭湖東浮滄
溟滄若山可避暑况足採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六句應子尚客荊州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
衣巾高秋卸冰帶鼓枻視清旻六句應我亦滯江濱鳳池日澄碧濟
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德君下有行
化臣六句勉其出而致君是寄詩意

賢愚胥疾癘同歸於危其身耳惟神仙免此我與爾非
神仙出羨年祿祿雖曾同為省郎自顧何如村對哉儻
昔同為野人相與行樂狎柔麻而為友視公侯如等倫
無奈禍亂迭生貧困日甚羈旅異路爾我各天一荊州
一江濱從此棄捐我尤病甚自入巫峽伏枕纏綿棲厥
所由都由嘗酒昔年蘇鄭化為異物我今修短命也如
何我非神仙恐不免於危其身也子則健其年雖老心
甚壯所過之地奉為席珍且操數顧盼賦詩揮灑益代
才氣老而益神子若神仙中人可免於危其身矣今客
荊州跨洞庭泛滄浪登君山而處夏來白蘋以長在湖
渺焉舟應在江漢劇波間我滯江濱自笑瞿唐未下李
念禹功聽說松門吐藥神在何日卻東帶扶短楫少待
高秋我事遂矣然則我與子亦同期蟬蛻塵埃耳乃我
所期於子者又不止此方今鳳池登碧多士充庭予稱
健者尤挈丞圖進取騰躍天衢行見上有豈光下有周
召勛業爛焉郎神仙有不足道者豈與臥病老夫同沒
沒
耶

郎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廻去燕子銜泥濕不妨六句春雨景物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二句對雨有懷

暮春三月遙望巫峽一帶首尾六百里日光雲氣有似乎浮巫峽長則有千峯雨千峯花氣一經春雨泚如百和之香聽雷聲是雨前聞之花氣從雨後得之當雷聲送雨黃鶯欲過水而不能及花氣如香燕子急銜泥而不返飛閣捲簾景如此此時捲簾一望彷彿圖畫然而巴東巫峽何如荊楚瀟湘瀟湘巫峽有擁塞之悲瀟湘饒虛無之景能不急到出峽矣

懷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寫灞上遊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所懷之情

頭野名邵平種瓜地今一望悵然者只因昔年斷上遊止不忘耳春則野騎淹留四時可知夜則雲樓信宿一月可知離別以來故交零落今誰在者即此經過之地歲月幾何亦老自休耳大抵今古變遷不須隔世眼前閱歷便已判然今日亦早辦一葉送老故鄉應幾杜曲舊村尚有首丘遺叟云

月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四句月

爽合風襟度當空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以上對月

瞿唐片月萬里相看入春以來合上下弦爲六上弦矣研於弦夜開暗室而使之明一若故意滿青天而令人怨抱其爽氣近在風襟現其金波若懸淚臉此時烏鵲撫枝南飛不定至於夜久派落江邊情同烏鵲者何以堪此○上弦上字作尚仰加字意

[illegible]滾上堂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壟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入何奔瀼上堂四序嬰我懷群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向時斯人各枯冢以上登瀼之感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結歎不能去瀼

瀼岸雖躋躋之何為得免崖石之擁故躋耳既躋瀼隨登堂披襟當風爽氣豁如繫馬林下花為搖動遠窺雉堞一望如雲近見山川到處皆麥春氣盡矣向晚更生江流逝矣已靜還湧瀼上之景如此所可歎者天道不能常泰有四序以柔懷世道不能常治有盜賊以相踵今日黎民困逆節之誅求天子渴垂拱之至治我身在瀼地偏西而思之所注則在長安東北庶幾遙蹤振衆兄傍天子無奈棲遲深峽轉加修聳恐出峽之思終無

時遂衰上之殺又豈得已我之多病非由軼犖若論郎
官有何煩劇亦我衰已久悼功名之不立以致此耳所
以呂葛空復周孔徒夢何時爲世之人如房琯嚴武輩
今皆化爲異物我之衰病不猶愈於枯冢中人哉暁矣
楚星花落而天已黑蜀月沉沉西霧又重登覽悒矣時
惟鳥翎往來昏曉安得隨之奮飛脫此登覽之危耶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
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閒作者寂不聞嶧山
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
硬方通神以上敘李蔡　惜哉李蔡不復得我甥李潮下筆親尚
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
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

百金蛟龍盤拏肉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我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

以上贊李潮 四 何誠

倉頡鳥跡不可稽矣其後作字者率意變化總無定體惟陳倉石鼓爲近古而已失其至今傳者李斯小篆蔡邕八分耳乃嶧山之碑既焚棗木之刻亦僞李斯小篆已非舊本若八分如光和年之北岳碑苦縣祠之老子碑爲蔡邕遺跡骨立可貴凡以書之道神在於瘦硬不在於肥故李蔡兩人爲獨步也李潮繼起下筆相似於開元間韓尚書蔡騎書不奄有而兼之與不獨此耳小篆快劍長戟若見嶧山未火之碑文八分蛟龍倔強無異苦縣光和之刻古凡以小篆八分瘦硬則傳至若張顛草書雄壯非古潮之不流宕正潮之能瘦硬處與李斯蔡邕均爲書中尊宿稱丈人行哉猶潮之請聊爲此歌但我才力既薄不能極口歌言止是奈李潮何〇金石錄云李潮篆法不甚工非韓蔡比公日逾月求我歌亦徇其請耳實非定評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先原醉之故以下叙騎馬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以上醉中騎馬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駿驒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以上醉爲馬墜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强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山不相待喧呼且盡杯中淥以上叙諸公攜酒相看

何必走馬來相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僇新意推開

我是甫也非嵇康也久客侯門酣歌拓戟今日所傷[illegible]墜落由騎馬時忽憶少年忘其老大散蹄一往迸落瞿塘之石不顧耳此時醉眼迷離仰見白帝城門在水雲外者有八千尺之高騎馬低身縱鞍直下但覺粉堞參差若電光之轉迸轡所至忽出平岡江村在眼直變紫所醉中騎馬如此夫少年意氣誠甚壯矣向來皓首猶驚萬人自倚紅顏還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之驂驔珠噴玉之才非復老翁所能控馭遂至一蹶終為損傷大抵壯不可恃老貴知足快意之處恥辱隨焉我今墜馬正當發般況我年頓促尤為不堪蒙諸公攜酒相看前之原矣杖藜依僮強開笑口自悔斷酒已賦何敢豪飲後作而乃滿淺更樹酒肉還攜吹竹彈絲傾杯竟日在諸公來問不過為我墜馬細故示以行止語堂之被當横於養生千古之許養生者莫如嵇康自謂與羨門比蠢胡為不保免役殺傷後殺僇之禍甚於墜馬養生之道在於守身但知養生而於守身雖不墜馬而喪身亦不免諸公以為然否

豎子至

楂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二句借客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棕香二句豎子至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二句詠棕獻梳江湖客提攜日月長二句感棕

園果不備棕有楂梨有梅杏矣計楂梨此時纔綴碧耳猶未黃即梅杏此時亦半傳黃耳未盡熟必也棕乎我身不到幽園想見此應綴碧此應半黃乃小子從幽園來輕籠攜至者聞其香果然非楂非梨非梅非杏而為熟棕此棕山風幾拂今擬之風猶滿把此棕香野露初飽今取之露及新嘗此夏山江湖旅客獻枕無鄉似此輕籠提攜正長耳

槐葉冷淘

槐葉冷淘以槐葉為麪冬取其溫夏取其涼又有槐芽溫淘水花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
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箸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
雪勸人投此珠以上賛冷淘之美　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路遠
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
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脱涼此味亦時須以上欲致之君

製冷淘者以槐葉爲汁和之則以新麵汁與滓化宛然
相俱如一色然良由入鼎烹飪得宜所以加餐愁憤都
釋其碧鮮照箸真覺汁滓俱無且香比苞蘆更佐新麵
未足經齒加皆倍爲冷淘飫人此珠何但槐葉其美如
此敢自私哉庶得金騕褭將此冷淘走置錦屠蘇之處
惜乎路遠負致然與深難已也以擬獻芹雖曰小忠以
比薦藻亦明微悃當此盛暑遙想君王以錦屠蘇障日
御露寒殿玉壺之側清冰貯焉不識晚涼時亦曾進冷
淘之味否亮亦在所所宜須者○冷淘非君王需但野人
之味在所宜嘗且萬方玉食何所不有不幸或至匱乏

進胡餅𪌭麥飯而甘之如明皇至咸陽宮時然則冷淘之味君王未可忽也此味亦時須語非無謂露寒殿如魏芳涼殿晉清暑殿唐貞觀飛霜殿皆避暑者蘆荻嚴甲而未拆曰苞出蛟詩曰龙笋苞初秋此詩中苞蘆是也形容冷淘之美非飯器之謂

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濶朱果爛枝繁 四句圈

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四句有圈

之故

時當仲夏水漲溪添我清晨來此以小園故耳水多故搖艇而渡覺碧溪增濶園小見爛枝而飛摘朱果獨繁夫我當此園者為愛僻靜則屬素心得謝喧囂竟遂夙願而况果實而外又有蔬蔬繞舍而自足供小摘盤餐不乏亦何須向市井他求也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閣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日飄颻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標遍天下水陸兼浮沉以上叙題而自我登隴首十年經梁岑劍門來巫峽倚瀕浩至今故園腸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苦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黄金敢爲蘇門嘯庶作梁父吟以上感懷

夏熱嬰肌人須自爲地耳北林向陰清旦氣涼此時散步適當岡背挽葛而上不顧嶔崎曠望久而駐日延飄颻極而疎襟散人固畏暑物亦宜然俯察潛鱗亦恨壯木仰窺去翼亦入深雲地雖無疆熱靡可逃山則有陰若猶可避是地不如山而不知其非也不見石標之生遍於天下可无擾而療飢水陸之路兼乎浮沉可將車

而理秖地德如此山云乎哉雖然我之登山不自今始自棄官入秦一登隴首至豫秦入蜀再陟劍門迄今旅棲巫峽倚薄多矣乃回首故園戎馬猶蹤言念骨肉何處追尋消息以時危既無歸心因老去彌切彼白日有所乃在再留之志士所惜也黃金無用窮途積之久客所需也今白日虛度黃金久空意者高崗上有孫登其人與發蘇門嘯以自遣然不敢作亦無爲諸葛梁父吟可已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渺薄帷 四句 廟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四句 諸葛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應起 四句 欻憶吟梁父躬耕也未遲

應大 四句

要有武侯特斷久遊其地則屢入其祠但見竹梢晚照斜入寢宮溪上微風飄動神帷若夫君臣共濟無忝一

心賢聖昌期，然五百故翌戴助業，欲使中原盡靖夷
于且并吞心力，不使漢賊並立乾坤。今盡瘁之上，雖然
往來緣之間，坐視隣飽荒落至此，猶憶躬耕而陽秋
將而出，一朝三顧遂許馳驅，信乎豪傑建功在於遇主
時之早晚，又何論焉。今日豈
無武侯，乃使空憶梁父吟耶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螢已亂，承首句 好與雁同來。

承次 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句何總寫高
因念却回意
秋汝到發未幾，為新婦在藍田往迎，復去許汝此往勞期
當在高秋也。即今上日螢亂為夏，則汝來日雁宵已秋
今日汝曾焉首從東而指，我望汝之情若與西江而俱
永隨月汝攜妻子向南而遊，我思汝之處應倚北戶而
常開。此去卜居江陵，當圖靜處，蓋卜居之後會有故人
衛再話，僻雁靜處為相宜耳。○龍日寄觀詩有卜築同

蔣詡為園似邵平句
正是卜鄰靜處意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拚白露鞍馬信清秋四句望其

早歸 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四句

自言出峽 汝由巫峽至藍田道途多梗楚塞之路誠難也汝由藍田下江陵水陸並濟曉關之險休滯也且汝自藍田而還備白露何惜霑衣汝乘鞍馬而來將值高秋必當如約汝速返江陵我亦早圖出峽計重江水發正當滿峽之時至八月涼生恰是張帆之候汝策馬下我駕舟迎此際一尊兄酬弟勸當在仲宣樓頭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時公種稻東屯遣僕補水行官張望是行用者僕之綱紀補水歸也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

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
著浸潤無天旱以上補水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
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以上補水后寫畦水之景
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
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以上言秋成事

昔公孫述留屯之所爲東屯在大江以北有田百頃其
平若案皆稻田水畦也當此六月青稻既多千畦之間
碧泉與青稻交亂矣挿秧已畢灌溉當勤行官爲諸僕
綱諸僕併行官使此行更僕務在決渠使公私兩利各
不相混亦無不浸潤而天旱不足患乃爲得耳凡此皆
行官主守之職畦水既補行官亦歸因將稻畦間或引
流或決洩悉勞問之不爽我身雖不往溪畔巳分明如
見溪畔其青稻之色芊芊然炯翠羽也其碧溪之水剡
剡然生銀漢也其鷗鳥飛飛百頃者若來鏡中也其關
山歷歷千畦者如在雪裏也就此畦水分明可卜秋成

有慶彷彿見秋𣓃蕤然彷彿見精鑿登彷彿見玉粒脫紅鮮布夫遑客之人粺於旅食似此秋成終然得飽真扎觀哉若夫寡婦遺秉本寡婦之利我倉既盈徒然滋蔓以自封殖无所當戒若○分明或作分朋謂耘者分朋而進遊是補畦水非耘偶合也以秋末合白桑而效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二句返照之山）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二句返照之景）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敢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四句返照所感）

楚王宮北黃昏已臨白帝城西雨痕尚在雨過則返照出返照所入石壁在江上者忽翻江底矣雨過則雲亦歸此處有返照則彼處有歸雲返照之處則明則歸雲之處晴因而山村之在樹裏者忽然若失矣此時則難爲情者衰年病肺之人耳愁看返照惟有高枕最傷神者絕塞愁時之客耳何待黃昏早已閉門蓋山南方爲豺虎

地病客愁人何堪久處不知何日賦招魂哉○招魂者禮之所謂復也人死則行之宋玉哀其師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故作招魂以類用自況亦放逐之悲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愁字貫下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四句總寫愁字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二句諷其不愁

灩澦之石高則如象卑亦如馬今既沒孤根深矣蓋由西來水多陰氣所聚耳此時江天漠漠見其來者固絕少矣見其去者惟鳥雙去若有杜於江天之漠漠者風雨時時見其形者固絕少矣聞其吟者惟龍龍一吟若有懼於風雨之時者江天風雨中鳥雙去龍一吟誰肯冒險過此彼舟人漁子習於險者亦歌回首估客胡商習於險以謀利者亦淚滿襟無非愁故如何惡少冒險下瀨煩翻鹽井橫取黃金若爲得計只恐少焉與

灧澦俱沒蹟孤根皆深鹽井黃金果安在哉○惡少年不愁公代爲愁曰寄語曰休翻彼處危亂據要津者曷不猛省

季夏送鄉弟韶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蒼水使公自注韶比兼閬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通首

鄉弟從叔對發

鄉弟令日尚爲閬江使官職雖卑若論名家總不出杜陵人如從叔亦杜陵人官居相國邇來朝廷以蜀亂難平特命相國出鎮以相國兼安蜀將相兼屬之一人今蜀亂平相國復命朝廷喜鄉弟偕之入秦也行見從州州至長安水陸並濟鄉弟雖爲閬江使此時亦應捨舟登陸策馬論兵蓋由相國初平蜀亂事後尚煩商搉耳

相國既平蜀亂入朝之日拖玉腰金將以致此報主之身勿負天子寵眷鄉弟此行得毋以尚爲開江使如潘岳仕宦不達作蟋蟀吟以自遣今已季夏早辦入朝莫度清秋淹留道路至若相國麒麟閣上定標姓名今日入朝我早聞其必然也○鴻漸鎮蜀姑息崔旰未嘗用兵策馬論兵諷辭也鴻漸來自成都廣受貢獻反薦崔旰安在其能報主曰報主身亦諷辭也

夔州歌十絶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 承巴東山

夔州險過百牢關 承江水句

蜀有三巴中巴以東爲巴東其山高矣江水發源於岷山自開闢以來即流其間其水險矣何以見其高巴東之山白帝爲尊實爲三峽之鎮何以見其險夔峽之關防渴一水即百牢關有不足比者夔峽形勢如此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 二句承上 英雄割據非天

意覇王幷吞在物情二句起下

有白帝城又有夔州城二城在一處而實分瞿唐舊名西陵峽荆州亦名西陵峽楚蜀分兩峽而名混夫亦英雄割據使然眡實非天意霸王者出幷吞爲一原在物情自歸耳形勢何與焉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二句承上

比訏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樂奏簫韶

割據則羣雄競起此何時哉前朝則然耳幷吞則王者無外此何時哉我見今朝耳郎如祿山本屬僕俸之餘其後反結怨恨之衅似屬可訏究之大兇殲滅仍歸一統朝廷端拱元聽簫韶王者無外如此羣雄割據亦何爲者〇聽簫韶分明舞干羽苗意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二句山居之民

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香二句閭閻所有

赤甲白鹽二山其高刺天山巔之上民居稠接有似杜
有橘樹望若丹青有複道有亞樓閣如錦繡矣夔州
既庶且富矣〇公於赤甲白相看多使者於
白鹽口諸秋蒔估船可知兩山爲都會處

瀼東瀼西一萬家 此言水居之民 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飛鶴子遺

瓊蕊相趁鳧雛入蔣牙 二句承春冬花說

不獨此居其水皆有瀼東瀼西夾流潮瀾有萬家之盛
況江北江南地氣更暖冬春之花潮發不絕花中有瓊
蕊鶴子背飛而不食花邊有蔣牙鳧
雛相趁而爭入鶴子遇鳧雛遠矣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承上江北說 晴浴狎鷗分

處處 承瀼水句 雨隨神女下朝朝 承稻畦句

不獨瀼東瀼西南江南而江北則爲東屯其屯稻田出水
則延袤有百頃又況崇岡帶溝溪其北澗水周流直通清
苗之處凡此澗水晴則狎鷗乎浴處處皆然即此稻田亦
雨則神女但隨朝朝不問東屯百頃如此宜乎米冠蜀

中耳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通商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二句承萬斛舟

夔州爲商賈交集處麻自蜀來鹽由吳至載此者必是萬斛舟萬斛舟行若風者以夔州長年最善操舟長年在歌笑中行耳尤可異者白晝高浪時攤錢爲賭錢之戲一何危險如此耶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此句所聞楚宮猶對碧峰疑此句今日所見

我昔在咸陽都市曾見夔州山水圖其寶屏上若巫峽若楚宮一一識之今客夔所見巫峽果如寶屏無可疑者惟楚宮泯滅不可復問今之寶屏猶未免於疑耳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承上借問夔州壓何

處峽門江腹擁城隅結還夔州

成陽山水間不獨巫峽楚宮若閬風若玄圃若蓬壺特中高堂為天下所無者亦於寶屏見之借問夔州壓於何處只在峽門江腹間然則天下大矣夔州不過一隅耳

武侯祠堂不可忘古跡以夔州終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頂松柏參天講

我於夔州極不忘者武侯祠堂也祠堂何有只有參天松栢耕一到此客愁為稱誠愛此參天松栢可避暑耳

○自割據二句說到此處正見以武侯學業止於三分割據何為無外終歸王者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上指卿為公以尊之也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二句權夔州何有西郊諸

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二句請修遺像

鄉翁大賢也大賢爲𧶘便有能績何論權攝與眞符顧政之大者莫如修舉廢墜請爲一代人倡今日廟貌頹落遺像缺然鄉翁爲政我即以此事相屬將來治蜀必有與諸葛齊名者故爲此上請云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湛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逝水日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撥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兩行以上登岳叙往事邈蒙不可見况乃悵故鄉肺肝饕風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

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
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
祖父塋壘壘塚相當 以上上山郎叙今事

猶憶天寶初載客遊東魯嶧陽東岳之陽直至窮秋踏
日觀登嶠首一望八荒在目但見東崖渺渺臺蒙飛道
碧海茫茫衣帶宛在推是天地將已閉塞西疏蕃而北
風勁雖百川尚有朝宗之象而鎮石各據一方之雄蟠
視平原無悴無從以至體系鄰縣不獨風露凋傷亦由
戍役勿息兵時明皇好兵屢開邊釁雖日國用富足軍
需不貲乃吾游南詔所傷實多當年明皇本意欲窮沙
漠豈知跳梁封豕反在蕭牆事之反覆有難料者故
老與思將為出游也然則今日飄零豈無故哉雖復
為避蒙之遊已不可得況長安杜曲期為故鄉之歸則
既已病肺經年復值南方炎暑聊仗劍陟崗望遠當歸
耳瘴氣正深峽水亦涸轉盼秋風颯颯堅冰渴渴可圖
出峽而欲往無梁亦奈之何當年戍卒或流身包骨飛
瀕水去家棺離故墓誠為可傷豈知旅人流落亦不異是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以上阻雨）佇立城東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以上不得歸瀼西）園甘成長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以上甘林）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以上預擬歸時事）

三伏過驕陽去正瀼西甘林可偃息時乃雨阻東城悵渡難得既苦壞舟又逢峻岸舟壞則篙工已棄岸峻則

泥阻空勞佇立之久徒歎飛鴿不若耳惟將極目滯阻路非玄圃遥冀崑崙其如水氣濺衣雨陰絕跡何所以欲歸擬兩若以甘朴極不忘耳蜀甘加卯以寸爲度并形三寸色比黃金變人頒歲計吏入貢天子於是銷貢有限使奔無窮此邦人以種甘爲非幸雖佳果反不足重也我客於偶摘聊配瑤琴豈與厥貢之常有嗇棄吏之欲無奈丘株在眼阻雨殘行安得輟足而往遥歸林下數翠實枕斝得拭烏皮聽樵唱此時此情亦何如有詣侯上計蒙吏誅求惟有令兒擿背脫觴蕩臥其如阻雨未得歸也

柴門

泛舟登瀼西回首望兩崖二句立一篇之局 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彤沒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査禹功翼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央太

古泉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越舟楫通甌麻 以上望兩崖之景 我今
逭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葢一
床清池有餘花濁醪有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
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蓮
嵩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月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足了垂白年敢言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以上登巖之情

我泛舟將登巖西北回首而望兩崖之處但見東城一
帶草氣正織其氣布於兩崖者長影直沒窮飛之山勢
餘光遠散餘翎之處谷兩崖之中貫以長江長江之流
蟠以巖坎至歸游乃成一家焉當夫大江下衝欲割坤
軸崖壁直徉險若撥鋒雖江水之包瀰漲如秋乃崖壁
之氣抒發微川然三峽之門從此而始兩崖窄處浮杳

僅容亦能使其然哉粤自禹功能弱造化因勢疏鑿兢
水斂斜因而巴渠一決衆水如長蛇之赴壑舟楫交通
與蜀有蔭蔽之花來我踐兩岸蓋數禹明德之遠今得
從此泛舟吾濮西也我登濮西行傍逍遥玉几飄情無
依欠泥泥涉不能振拔當思萬物何常各依本性泰身
宜豹無用於求嬰不馳華偕芽楝蓊木亦足矣豈不須
上林清池有花亦足矣豈不願與鐘斯濁醪飽脫粟利
足交[illegible]荒喜人丁之少旭髀躲夕照之作貧揃固旅八
之當蒿貴車可求之物于戈送老蓬蓽遮身所謂萬物
間不衲羚身不願脊者聊斯而已況亂石之上雲氣類
來身形之間日華常駐此天地之生趣亦分外之貨妍
辰之無心得之無意苟僊於此夫何足語垂白之年庶
足自丁高人之蹟取日用行聊書數行以答半昔
乃回首西渡處尚有暮霞綠繞焉殆將柴門老矣

杜詩闡卷二十六終